

李敖  
大全集

李敖论  
二二八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  
大合集

26

# 李敖论二二八

你不知道的二二八 另一面的二二八

李敖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敖论二二八/李敖著. --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10.7  
(新版李敖大全集;26)

ISBN 978-7-5057-2580-5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敖-全集 ②台湾人民  
“二二八”武装起义-研究 IV. ①C52 ②K266.54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1067号

---

出版编辑委员会 王东升 孙以年

史宝明 张纯

责任编辑 杨学梅 马瑞

周亚灵 邵嘉瑜

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

---

书 名 李敖论二二八  
作 者 李敖  
出版/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营销/推广 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 
规 格 710×1000毫米 16开 21印张 333千字  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057-2580-5  
定 价 30.00元  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
邮编/电话 100028 (010)64668676

## 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## 《你不知道的二二八》(1-188)

序(一)李敖/3

序(二)陈境圳/9

你不知道的二二八

——关于二二八的一千问(副题系编者所加)/11

## 《另一面的二二八》(189-328)

俞国华找不到二二八的有关文件吗? / 191

二二八的立碑问题/ 194

《二二八研究》前言/ 196

《二二八研究续集》前言/ 198

《二二八研究三集》前言/ 200

陈仪论/ 202

二二八的道歉问题/ 208

不还别人头,只还自己头/ 210

“监察院”二二八报告内幕/ 212

侯素心的素怀心声/ 214

国民党打二二八牌了/ 228

陈仪不是恩人吗? / 230

凭什么你们代表我们道歉? / 236

纪念二二八是外省人提出的/ 239

为二二八定位定性/ 240

二二八事变后陈仪方面的一个密件/ 242

陈仪狱中书信十五封出土/ 247

“托你替我买一听吃面包的‘黄油’!”



## 目录



## 目录

- 陈仪狱中穷困 家书道真情 / 250
- 二二八与陈仪 / 257
- 二二八道歉中的怪现象 / 260
- 二二八与关公 / 263
- 二二八档案开放了,又怎样? / 266
- 内部民变,哪来“国殇”? 内部杀人,何来“国庆”?
- 驳斥邱垂亮的无知之言 / 270
- 四针见血看所谓二二八调查报告 / 273
- 林荣三在二二八大杀台湾人? / 275
- 将军坟 / 281
- 让二二八使我们成熟 / 284
- 二二八中的留日特级流氓 / 288
- 台湾人为何不敢清算日本人的二二八? / 294
- 从暴君历史学到暴民历史学 / 299
- 你通缉,我窝藏 / 303
- 二二八时外省人的被害文献 / 311

本



---

你  
不知道  
的  
二  
二  
八

教



## 序(一)

李敖

在蒋介石死后二十年之日,李敖和汪荣祖出版了一本《蒋介石评传》,诛奸宄于既死、发史德之幽光;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之日,李敖和陈境圳出版了一本《你不知道的二二八》,为本省人立心、为外省人立命、为二二八开绝学、为台湾岛开太平。

为什么要立心?因为有人淆于是非之心;为什么要立命?因为有人难于安身立命;为什么要开绝学?因为有人把学术强奸污染;为什么要开太平?因为有人口口声声高唱二二八公义与和平,但一举手一投足,却是一片栗冽、一片肃杀,使人感到的不是太平与春阳,而是阴影中的寒噤。

寒噤起自五十年来,我们并不全面知道二二八,却自以为知道。结果呢,一谈二二八,我们就陷入三条错路:

第一条错路是国民党对二二八的导向。国民党从不准谈二二八,到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式的谈二二八,一直陷入解释上的困境,它的基调只是两点:一、维护蒋介石;二、一切推给陈仪。这一基调从蒋介石枪毙陈仪就预设了,五十年来,一直照预设发展,最后闹到二二八纪念碑文之争,在列不列入蒋介石的名字上讨价还价,其实最后碑文修正为“蒋中正闻报即派兵”也修正错了,因为这并非蒋介石的真正罪过。蒋介石真正罪过不在派兵,以当时情况,设身处地,世界任何统治者都会派兵。蒋介石真正罪过在派了陈仪主台,却又派了其他派系挖陈仪墙脚。另一方面,他又认同了陈仪信任台湾人的好心肠,同意

把风纪不良的六十二军、七十军调回大陆。结果变起之日,陈仪除了少数部队和警卫外,全无兵力应变,以致事件扩大,不可收拾。如今一谈二二八就把一切推给陈仪的人,其实都中了蒋介石的计、上了国民党的当!1月28日,发布纪念碑文,两次点名批判陈仪,甚至以“歧视台民”落实他的罪状,殊不知陈仪之“罪”,正在不“歧视”台民,反倒关心台民,甚至当年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——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,在四十年后垂老著文,都“其言也善”的指出:“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,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,是不公平的。……部队军风纪欠佳,引起台人反感,陈仪素重纪律、军容,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,因陈坚拒驻军,汤恩伯、林蔚等苦苦劝说,徐学禹也从旁力劝,……须驻军防变。陈仪说,我以至诚爱护台人,台人绝不会仇我,万一有意外,我愿做吴凤。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,陈说:‘我信任李良荣,但不欢迎他的叫花兵。’故二二八事变发生,毫无维持治安力量。”设想当时有“维持治安力量”,二二八根本不可能扩大。可是直到今天,二二八碑文上还在乱盖乱赖陈仪呢!

第二条错路是共产党对二二八的导向。国民党除了把一切推给自己人陈仪外,也附带临门一脚,把责任推给敌人共产党。有好长一段时间,国民党把二二八的原因,归咎于“共产党煽惑暴动”。……(编者略)

第三条错路是“台湾精英们”对二二八的导向。“台湾精英们”包括“台独”分子、民进党、学者教授以及受难者家属等等。这些人的心情是悲怆的,悲怆得令人同情,但是因悲怆就觉得自己有权利背离真相,则对历史而言,其不公道,却跟国民党相同。不幸的是,他们却陷入这一情境而不能自拔,相激相荡之下,二二八碑文中竟看不到一丝一毫外省人伤亡的痕迹,这公道吗?再以李登辉指示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》为例,在该报告附件中,明明“大溪档案”第49页有“张镇呈蒋主席3月5日报告”,明载到3月5日止,“外省人之被袭击而伤亡者,总数在八百人以上”,但在该报告正文中,却为何视而不见,全给抹杀?在厚达四百三十四页的该报告中,严格说来,谈到一般外省人受害的,加起来只有半页而已!并且夹叙夹议,还动了手脚。该报告对外省人受害,用的字眼,是“暴力行动”、是“打”、是“毒打”、是“殴打”、是“痛殴”,看不到“死”字和“杀”字。唯一一次用“打杀”外省母子、一次用“日本军刀砍杀”外省孕妇,并且立刻予以消音,以“据闻”

处理、以“传闻”处理,还加上“不少本省人斥之为捏造”十个字,而这十个字毫无出处,也无注释,这可就太“技术犯规”了!学术报告必须言必有据,该报告也公开以“让资料说话”为号召,如今报告中竟出现了于资料无据而全是学者自己捏造的话,这叫什么学术!这叫什么报告!事实上,当时杀人情况可分四大类:

一、外省人误杀一个本省人。——2月27日取缔私烟时,查缉员傅学通因群众“紧追不舍”,“为求摆脱,乃开枪警告,不幸却误射当时在自宅楼下观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(年约二十岁,次日死亡)。”(这是该报告原文)

二、本省人开始滥杀外省人。

三、引发外省人跟进滥杀本省人。

四、在外省人滥杀本省人时,许多本省人参与杀本省人。

如今事涉本省人杀外省人,就轻描淡写或按下不表;事涉外省人杀本省人,就夸大其词或愈加愈多,这不但与真相不合、与历史不合,也不是公义、和平之道,更不是消弭族群对立之道。该报告就外省人杀本省人,特别加工加油加酱,该报告说:“人口学推估无法获致死亡的人数的结论,而统计数字之所以如此悬殊,主要来自官方统计之不被采信与民间之渲染。”可见已明知“人口学”的不可靠。既明知不可靠,却在附录中,以十四页篇幅,刊出《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的人口学推计》,说“我们认为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,也许是在一万八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”。立刻喧腾中外,这是什么意思呢?何况,统计学上误差达百分之一者都是大事,二二八死亡人数,在这票学者的推计中,罹难误差竟高达百分之五十,这又是哪一国的统计学呢?又是哪一国的人口学呢?

关于二二八死亡人数,本来就是众说纷纭的。从杨亮功的死亡一百九十人到史明的十几万人所在多有。但是,既然查无实据,碑文硬说“数以万计”岂不自寻苦恼?岂不徒增仇恨?没死那么多人硬说死那么多,何苦来啊?

台湾省文献委员会《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》收有访问二十一师参谋长江崇林的谈话:

国军二十一师共辖二旅五团及直属五营,官兵计有二万多人,坊间却不着边际说从基隆杀到屏东,血流成河,杀了二万人(每人杀一人),请问是什么人?在什么时间?用什么方式?所做的调查统计证据何在?……

那时,台湾共分为八县九市,除澎湖外,如依“二万人被杀”的传闻来除以十六,每一县市平均要死一二千人,请问可能吗?且说,谁能在任何一县市列出一二千位死亡者的姓名来?

江崇林被访问时已八十二岁,记忆力或有问题,但他提出的一个“任何一县市列出一二千位死亡者的姓名来”的方法,其实是今天真正求取二二八死亡数目的唯一“笨方法”。上万人的死亡不是小事,死者应有亲友邻居追忆他们的姓名和特征。可是,开放登记以后,登记到1995年底,也不过一千四百七十六人!纵使全真,比起“数以万计”来,也未免太少了!难道台湾人竟这么健忘、这么胆怯、这么无情,在近五十年之后,仍不肯为亲友邻居留下一点姓名和特征吗?用“笨方法”去列举出台湾精英的英名榜,岂不更具体、更完美、更取信于人吗?又何必在估算死人上做天马行空的数字猜谜呢?

不论谁死、不论死多少人,都是悲剧。但回想悲剧的形成,五十年来,究竟有几人好好反省了呢?

今天“台湾精英们”的反省结果,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。但我怀疑,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——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,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?例如事件之起,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,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,是对的,但群众包围警察局,要求立刻“就地正法”,这种不懂事的要求,任何官员都做不到。做不到就起暴动,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、砸、抢、杀,妇女予以强奸,婴儿予以摔死,这种行为,不该反省反省吗?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,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?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、处理民变是对的,但相对方面,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,也不无反省之处。但是,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,又有几位反省了呢?

事件之起,陈仪答应“惩凶赔款”“不秋后算账”,本已息事宁人、本已屈服,但是,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,答应了三十二条,又来了四十二条,不懂事的

要求,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,最后只好兵戎相见,进一步造成悲剧。……(编者略)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、一路哭引发全岛哭,说不该动粗,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,动粗的确不该,但不动粗,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?五十年了,谁又假设假设,如果你设身处地,你怎么想?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,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,光复了台湾,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、唱起日本人军歌、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,沿街打杀外省人,这种亡国奴习性,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?——如果你是那种老兵,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?

外省人不设身处地替本省人想,本省人至今谴责;但本省人有无也该设身处地想想外省人呢?想想无辜被打杀的外省人呢?想想仇日老兵的报复心态呢?

我绝不说外省人对,但我觉得,本省人的真正精英,应该勇于站出来,矫正矫正自己人的方向,“障百川而东之,挽狂澜于既倒”,而不是听任暴民胡来。

本省人精英林献堂先生就是一例。在台中地区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、要予以杀光的当口,林先生挺身而出,大声说:外省人像蚂蚁一样多,我们今天杀光他们,他们明天就来杀光我们。暴民听了,怕了,才没一错再错。

但是,同是本省精英的林茂生先生,以他那么崇高的学术地位,照他儿子林宗义先生的回忆,却是“他同意,加诸大陆人的暴力,以及对政府大楼与公务员的伤害,来表达极端的愤怒,乃是人民的幻灭与普遍而强烈的挫折感的一种合理表现”!林茂生先生明知“这种对财产与大陆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,用来作为有效的政治行动,是没有意义,也是没有用的”;明知“后果会很严重,真吃力(台语)”,但他无法像林献堂先生那样挺身而出,大声引导自己人适可而止。作为精英,在百川狂澜当前,他是不是少做了点什么呢?

五十年过去了,“台湾精英们”众口一声,平反二二八了,谁先动手,一概不提;阿山受害,按下不表;死人灌水,两万八千;流氓昭雪,以精英论……全部的是非,都一面倒了、都在学术外衣下清一色了。哀呼是适当的、悲恸是应该的、感情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这些以外,对苦难做一点真正反省也是必要的。当年的不懂事、不能“知其所止”,节外生枝,引来了进一步的悲剧;五十年后,以二二八做政治诉求的“台湾精英们”,是不是也该想想后果呢?

把二二八牌这样打下去,省籍对立与台湾“独立”是明显的因果发展,而悲剧重演与“血洗台湾”是明显的历史必然,说大陆不会打台湾、不能打台湾、不敢打台湾的人,无须今天“台湾精英们”来说,二二八时提出四十二条的精英们早都说过了,当时若说他们目光狭窄,没有见识,他们一定不信。但是,当墓草久宿之日、当劫后余生之时,他们还不信吗?

以上三条错路,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二二八,也无法从二二八中得到真正的公义与和平。

我的立场最后声明一下:我是只谈二二八的真相真理的,无关本省人与外省人。我虽是外省人,但在我的笔下,哪一省的人我都骂。在我眼里,只有好坏之分,没有省籍之别。虽然,在外省人当权派迫害本省人之际,我站在本省人被迫害的一方,曾为义助本省人而坐过牢、受过难,并且在“台湾精英们”还不敢明目张胆的谈二二八之际,首先刊出谈二二八苦难反省的文字、首先刊出本省人被冤杀的文字,以开风气与勇气之先;如今,本省人出头了、胆大起来了,人人都会二二八了,扬眉吐气固是好现象,但扬吐之间,违反公义却是不应该的。人可以得意忘形,但不能忘掉真相真理,尤不可以披着学术报告的外衣,忘掉真相真理;恰如其分不可立碑勒石,歪曲真相真理。

为了追求真相真理,在二二八五十年之日,我和陈境圳先生合作,写了这本《你不知道的二二八》,提出一千个问题,再巨细不遗的找出一千个答案。每个答案都有来源、有根据,我想再不懂事的人,看了也会心服口服。我自十四岁抵此岛,连续住了四十七年,一天都没离开过,未来也将老死于斯。我爱台湾,故出危言;我忧台湾,故作罪语。拜托拜托,“不认同台湾”的大帽子,大可不必朝我头上戴啦!

1997年1月29日

## 序(二)

陈境圳

最初李敖先生邀请我与他合写这本《你不知道的二二八》，我以为他在说笑话，虽然我帮他抄写演讲记录、虽然我在东吴听了他两年的课、虽然他是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、虽然……这一切的虽然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——就是我们要合写这本《你不知道的二二八》，如同电脑的指令敲下，一切都蓄势待发，一大堆的书籍、一大叠的资料，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往后的生活就是夜以继日的埋首书中，每周二必须到李先生家去“验收成果”，彼此讨论，接受李先生的“下周指示”，从“从宽录取”到“控制进度”、到“增加新资料”、到“一问一答式”，我们从“五百个题目”增加到“八百个题目”，再增到“一千个题目”；字数限于篇幅，从“六十万字”浓缩到“四十万字”，再浓缩到“二十万字”，这本书能够完成，在李先生的意料之内、在我的意料之外。

二二八的问题当然不止于一千个，但是这一千个问题却是“披沙沥金”“精挑细选”的结果，它用一千个答案来述说二二八的真相；它用一千个题目来呈现二二八的面相。在编写答案的过程中，从宽录取了许多答案，有正面的说法、有反面的意见；有公开的扯谎、有秘密的真话；在编写问题的过程中，从宽录取了许多问题，有解惑的问题、有荒谬的问题；有可笑的问题、有可悲的问题。最后这些数量庞大的“问题与解答”，通过“一问一答”式的强迫瘦身，留下的，就是原汁、就是精华。二二八五十周年即将到来，五十年后，人们又将大肆庆祝它(?)，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我们留下这本《你不知道的

二二八》，为过去的人们做见证，向现在的人们做说明，给未来的人们做警惕。

1997年1月28日